

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

王东 李孝迁 / 主编

王应宪 / 编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
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

# 中国古代史学评论

史学研究法、未刊讲义四种

中国现代史学评论

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要（1912—1949）

中国史学史未刊讲义四种

近代中国史家学记

史学方法论

历史研究法（一种合刊

英国文化史

陈瞿江史学论文集

刘操黎史学论著集

中国古代史学评论

京师大学堂历史讲义合刊

近代中国学者论日本汉学

历史综合法



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  
王东 李孝迁 / 主编

---

# 中国古代史学评论

王应宪 / 编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史学评论 / 王应宪编校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8.11

(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)

ISBN 978-7-5325-8999-9

I. ①中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史学—中国—古代—文集 IV. ①K092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32723 号

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

中国古代史学评论

王应宪 编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[www.guji.com.cn](http://www.guji.com.cn)

(2) E-mail: [guji1@guji.com.cn](mailto:guji1@guji.com.cn)

(3) 易文网网址: [www.ewen.co](http://www.ewen.co)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39.25 插页 5 字数 596,000

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5-8999-9

K·2560 定价: 15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2018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

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

“重构中国：中国现代史学的知识谱系（1901-1949）”

（2017-01-07-00-05-E00029）

## 丛刊缘起

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新史料、新视野和新方法，而新史料则尤为关键。就史学而言，世人尝谓无史料便无史学。王国维曾说：“古来新学问之起，大都由于新发现。”无独有偶，陈寅恪亦以为“一时代之学术，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”，取用此材料，以研求问题，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；顺此潮流者，谓之预流，否则谓之未入流。王、陈二氏所言，实为至论。抚今追昔，中国史学之发达，每每与新史料的发现有着内在联系。举凡学术领域之开拓、学术热点之生成，乃至学术风气之转移、研究方法之创新，往往均缘起于新史料之发现。职是之故，丛刊之编辑，即旨在为中国近代史学史学科向纵深推进，提供丰富的史料支持。

当下的数字化技术为发掘新史料提供了捷径。晚近以来大量文献数据库的推陈出新，中西文报刊图书资料的影印和数字化，各地图书馆、档案馆开放程度的提高，近代学人文集、书信、日记不断影印整理出版，凡此种种，都注定这个时代将是一个史料大发现的年代。我们有幸处在一个图书资讯极度发达的年代，当不负时代赋予我们的绝好机遇，做出更好的研究业绩。

以往研究中国近代史学，大多关注史家生平及其著作，所用材料以正式出版的书籍和期刊文献为主，研究主题和视野均有很大的局限。如果放宽学术视野，把史学作为整个社会、政治、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，互相联络，那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所凭借的资料将甚为丰富，且对其也有更为立体动态的观察，而不仅就史论史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近代史学文献资料尚未有系统全面的搜集和整理，从而成为学科发展的瓶颈之一。适值数字化时代，我们有志于从事这项为人作嫁衣裳的事业，推出《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》，计划陆续出版各种文献资料，以飨学界同仁。

丛刊收录文献的原则:其一“详人所略,略人所详”,丛刊以发掘新史料为主,尤其是中西文报刊以及档案资料;其二“应有尽有,应无尽无”,丛刊并非常见文献的大杂烩,在文献搜集的广度和深度上,力求涸泽而渔,为研究者提供一份全新的资料,使之具有长久的学术价值。我们立志让丛刊成为相关研究者的案头必备。

这项资料整理工作,涉及面极广,非凭一手一足之力,亦非一朝一夕之功,便可期而成,必待众缘,发挥集体作业的优势,方能集腋成裘,形成规模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,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有着长久深厚的学术传统,素为海内外所共识。我们有责任,也有雄心和耐心为本学科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。在当下的学术评价机制中,这些努力或许不被认可,然为学术自身计,不较一时得失,同仁仍勉力为之。

欢迎学界同道的批评!

# 前言

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,资源富集,有其自立自足的知识谱系,以及连汇贯通的思想特质,在世界史林亦占重要一席。检讨既往史学变迁大势者,已有刘知幾《史通》、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为代表之理论专著,而对中国史学发展进行反思的中国史学史学科,其诞生则为晚近百余年的事。适如异邦史家所言:“史神(Clio)虽系文艺女神(Muses)中之先进,然只知勤于记他人之过去,而忘却自身之过去。”<sup>①</sup>

清季学制改革引入西学分科观念,于大学堂设立史学科,并注重历史学的方法训练。1904年《奏定学堂章程》在史学门主课首列史学研究法,所讲述的“史学家之盛衰”,<sup>②</sup>已指向现代意义的史学史范畴。1909年曹佐熙在湖南中路师范学堂讲授史学研究法,上溯太古传闻,下迄海通以后,以权舆、全盛、中衰、复古、会通五时代区分历代史学盛衰,概述史学源流变迁。<sup>③</sup>若从史源学观察,“史学史”一词,至少可追溯到巴克尔《英国文明史》(1857),后为日本学界吸纳,京都大学1914年已有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。<sup>④</sup>至民国初年,这一概念始为国人译介入华。20世纪初年以来,在史学专业化进程中,中国史学史逐渐确立知识体系。回望中国史学史学科所走过的道路,如果传统史学的深厚底蕴是孕育其生命的摇篮,那么现代西方史学显然发挥了“助产婆”的作用。史学史作为一次学科,正是在近代中外史学的交流互动中应运而生。

① [美]绍特韦尔著,何炳松、郭斌佳译:《西洋史学史》,商务印书馆,1929年,第1页。

② 璩鑫圭、唐良炎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·学制演变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,2007年,第359—361页。

③ 曹佐熙:《史学通论》,湖南中路师范学堂,1909年,第1—5页。

④ [日]内藤湖南著,马彪译:《中国史学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,第358页。

1902年梁启超发表《中国之旧史学》一文,略述中国史学派别,已见书写史学史之端倪。其后在南开大学演讲“过去之中国史学界”,梁氏又从史官、史家、史籍、史体以及清代史学方面,缕述两千年来史学经过大凡。1926年在历史研究法补编中,梁启超更是将“史学史”视为学术思想史的分支,提议围绕史官、史家、史学的成立及发展、最近史学的趋势四方面,撰写中国史学史。<sup>①</sup>可以说,梁启超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初创,居功至伟。事实上,国内最早提出“史学史”概念者,为现代史学名家朱希祖。1919年北京大学史学系设有“史学史”课程,朱希祖担任教员。<sup>②</sup>自1920年代起,朱氏在北大主讲“中国史学概论”,说明中国史学之源流变迁及编纂方法,并评论其利弊;主讲“本国史学概论”,叙述本国史学之起源、历史之种类派别以及历史学思想之发展及进步。<sup>③</sup>又在清华大学兼授“史学史”中国部分,讲述中国史学之起源及历代各派史学发展之概况,注意各时代文化思想之背景,而以近代史学视点评论重要著作之价值,<sup>④</sup>又于辅仁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、北平大学讲授同类科目。<sup>⑤</sup>在主政北京大学史学系期间,朱希祖致力于史学社会科学化,“以欧美新史学,改造中国旧史学”,<sup>⑥</sup>将历史课程分为基本科学、辅助科学、史学史及史学原理、中外通史及断代史、专门史、外国语六大系统,史学史及史学原理者,中国史学概论、中国史学名著评论、欧美史学史之类,多定为史学系必修课,<sup>⑦</sup>特别要求学生既学史学,“则于本国、外国史学之变迁利病,尤宜深知灼见”,将本国史学概论、本国史学名著讲演、欧美史学史作为史学系“最重要之学科”。<sup>⑧</sup>作为国内最早建立的史学系,北大的课程规划具有示范意义,“国内公私大学史科,纷纷仿行”,<sup>⑨</sup>中国史学史因之成为多校的常设科目。

自梁启超、朱希祖一二大师导夫先路,为史学史学科莫立藩篱,描

① 梁启超: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0年,第325—328页。

② 王应宪编校:《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(1912—1949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6年,第11页。

③ 王应宪编校:《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(1912—1949)》,第14、25页。

④ 王应宪编校:《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(1912—1949)》,第315页。

⑤ 《北平各大学的状况》,新晨报出版部,1930年,第66页,第102页。

⑥ 王应宪编校:《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(1912—1949)》,第674页。

⑦ 傅振伦:《先师朱逖先生行谊》,《文史杂志》1945年第5卷第11、12期,第51页。

⑧ 王应宪编校:《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(1912—1949)》,第29页。

⑨ 傅振伦:《先师朱逖先生行谊》,第51页。

绘蓝图。后学者继业而起,推衍阐发,有意撰述专书,传世者除了朱希祖《中国史学通论》,要者尚有陈功甫、陆懋德、容肇祖《中国史学史》、萧鸣籟、卫聚贤、姚名达《中国史学史讲义》、方壮猷《中国史学史讲录》等大学讲义,以及金毓黻、魏应麒、张圣奘、赵超玄《中国史学史》、王玉璋《中国史学史概论》、傅振伦《中国史学概论》、方壮猷《中国史学概要》、董允辉《中国史学史初编》、贝琪《中国史学史初稿》等自编本或公开出版物。

探讨民国时期史学史研究状况,由专著入手确能彰显学术进展的总体水平。惟因上述讲义多为内部资料,流传未广,故而1934年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教员以为“史学史”科目“在中国尚在萌芽时代,见于著作者极尠”,<sup>①</sup>萧鸣籟在1937年也曾感慨学界“至今仍无一有统系较完备之史学史”。<sup>②</sup>因此,欲扩充我们对于近代中国史学的认知,全面把握、客观评估当时研究传统史学的水准,报刊所载之史学论文,亦属于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。较之于前述讲义专著,这部分文献数量浩瀚庞杂,传播面与普及面更为广泛,值得特别关注。正如杜维运先生所言:“史学史专书以外,最值得注意者,为发表于各学术性杂志之史学史论文,晚清以来,论述中国史学史之精华,荟萃于此。洋洋巨观之一部专书,往往不如一篇论文更富学术性。专书每流于驳杂,为字数而拼凑材料;论文则专精,能道前人所未道。”<sup>③</sup>有鉴于此,杜维运、黄进兴、陈锦忠主编《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》三册,对于整理近世学人论传统史学之专题论文,最具开拓之功。接续而起者,则有葛懋春主编《中国现代史论选》、蒋大椿主编《史学探渊——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》、乔治忠主编《中国史学史经典精读》以及李孝迁《中国现代史学评论》等,皆拓宽了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视野。

编者爱仿先行者之示范,选录民国时期报刊所发表的时人论传统史学之专题论文,间及部分专著篇章,选文三十八篇,汇辑成书。整理过程中,我们在尊重原本的基础上,遵循以下原则:(一)次序编排。

① 王应宪编校:《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(1912—1949)》,第371页。

② 萧鸣籟:《史与史学及史学史》,《史学专刊》1937年第2卷第1期,第10页。

③ 杜维运:《中国史学史论文选序》,参杜维运、黄进兴编:《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》,台湾华世出版社,1976年,第7页。

依史学通论、史学起源、史学思想、史官建置、史籍纂修、史体流别、史著导读等主题,略作区分,同类文献参照时间先后斟酌排列;(二)格式编排。原本竖排繁体者,调整为横排简体;双行夹注者,改为单行夹注,表格部分斟酌处理;(三)文字校勘。原文明显错讹处,径行订正,漫漶而无法辨识者,以“□”表示,每字一格。

近代以来,世运变动无机,学术思想多元竞存。故本书选录不拘作者的身份名望,不论观点的中西新旧,择选具有一定代表的作品。期冀本集的出版,能够扩充读者对于传统史学知识与思想的认知,在接续传统的基础上,进一步拓展文献资源,深化专题讨论,推进中国史学研究。

王应宪

2018 年秋于华东师大历史学系

# 目 录

丛刊缘起 / 1

前言 / 1

中国之旧史学 梁启超 / 1

论史学之变迁 陆绍明 / 6

史学之源流 曹佐熙 / 10

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梁启超 / 14

释史 王国维 / 31

中国史学之起源 朱希祖 / 37

中国史学的起源 周予同 / 53

中国史学之演变 周予同 / 65

中国过去史学界之审查 汪诒荪 / 73

中国史学演化之陈迹及吾人应抱之态度 何炳松 / 85

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 朱谦之 / 89

中国历史的历史 陈高儒 / 144

中国史学之进化 周谷城 / 165

中国历史学的演变 管听石 / 195

先秦历史哲学管窥 齐思和 / 204

战国诸子的历史哲学 吴 晗 / 222

秦汉历史哲学 冯友兰 / 248

中国古代的历史观 徐文珊 / 254

中国史学思想发达史略 萧 澄 / 263

中国史学思想史引端 黄庆华 / 269

中国史学中之史意与义例 茹春浦 / 278

论正统 梁启超 / 288

史权论 孙德谦 / 294

史权 柳诒徵 / 297

史官建置沿革考 张邃青 / 313

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 金毓黻 / 320

中国历代修史制度考 傅振伦 / 332

二十四史成书经过考略 建 儒 / 352

中国史籍分类之沿革及其得失 傅振伦 / 403

史部流别论 张永康 / 418

史体论征 郭翠轩 / 430

中国历史体裁底演变 白寿彝 / 442

《史记》解题及其读法 梁启超 / 450

《文心雕龙·史传篇》疏证 金毓黻 / 468

《史通》评论 何炳松 / 516

《资治通鉴》纂修始末 张芝联 / 530

《文史通义》解题及其读法 钱基博 / 540

刘知幾与章实斋之史学 张其昀 / 575

# 中国之旧史学<sup>①</sup>

梁启超

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,为中国所固有者,惟史学。史学者,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,国民之明镜也,爱国心之源泉也。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,列国所以日进文明,史学之功居其半焉。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,苟其有之,则国民安有不团结,群治安有不进化者!虽然,我国兹学之盛如彼,而其现象如此,则又何也?

今请举中国史学之派别,表示之而略论之:

- |         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史<br>学   | 第一 | 正史                    | (甲) 官书                | 所谓二十四史是也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乙) 别史                | 如华峤《后汉书》、习凿齿《蜀汉春秋》、《十六国春秋》、《华阳国志》、《元秘史》等,其实皆正史体也。 |
|          | 第二 | 编年                    | 《资治通鉴》等是也。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| 第三 | 纪事本末                  | (甲) 通体                | 如《通鉴纪事本末》、《绎史》等是也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乙) 别体                | 如平定某某方略、《三案始末》等是也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| 第四 | 政书                    | (甲) 通体                | 如《通典》、《文献通考》等是也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乙) 别体                | 如《唐开元礼》、《大清会典》、《大清通礼》等是也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丙) 小纪                | 如《汉官仪》等是也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| 第五 | 杂史                    | (甲) 综记                | 如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等是也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乙) 琐记                | 如《世说新语》、《唐代丛书》、《明季稗史》等是也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(丙) 诏令奏议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《四库》另列一门,其实杂史耳。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第六       | 传记 | (甲) 通体                | 如《满汉名臣传》、《国朝先正事略》等是也。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|    | (乙) 别体                | 如某帝实录、某人年谱等是也。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第七       | 地志 | (甲) 通体                | 如各省通志、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等是也。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|    | (乙) 别体                | 如纪行等书是也。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第八       | 学史 | 如《明儒学案》、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等是也。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第九       | 史论 | (甲) 理论                | 如《史通》、《文史通义》等是也。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|    | (乙) 事论                | 如历代史论、《读通鉴论》等是也。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|    | (丙) 杂论                | 如《廿二史札记》、《十七史商榷》等是也。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第十       | 附庸 | (甲) 外史                | 如《西域图考》、《职方外纪》等是也。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|    | (乙) 考据                | 如《禹贡图考》等是也。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|    | (丙) 注释                | 如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等是也。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- 都为十种二十二类

① 在《新民丛报》刊出时,题目前原有“第一章”字样。作者署“中国之新民”。

试一翻四库之书,其汗牛充栋、浩如烟海者,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?上自太史公、班孟坚,下至毕秋帆、赵瓯北,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。兹学之发达,二千年于兹矣,然而陈陈相因,一邱之貉,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,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,何也?吾推其病源,有四端焉:

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。吾党常言,二十四史非史也,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。其言似稍过当,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,其实际固不诬也。吾国史家,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,故其为史也,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,以何而治之,以何而失之而已,舍此则非所闻也。昔人谓《左传》为相斫书,岂惟《左传》,若二十四史,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。虽以司马温公之贤,其作《通鉴》,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。其论语无一非忠告君主者。盖从来作史者,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,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。其大弊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,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。于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,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,如欧阳之《新五代史》、朱子之《通鉴纲目》等。今日盗贼,明日圣神,甲也天命,乙也僭逆。正如群蛆啄矢,争其甘苦,狙公饲狙,辨其四三,自欺欺人,莫此为甚。吾中国国家思想,至今不能兴起者,数千年之史家,岂能辞其咎耶?

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。历史者,英雄之舞台也,舍英雄几无历史。虽泰西良史,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?虽然,善为史者,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,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;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,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。中国之史,则本纪、列传,一篇一篇,如海岸之石,乱堆错落。质而言之,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。夫所贵乎史者,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,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,使后之读者,爱其群善其群之心,油然而焉。今史家多于鲫鱼,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,能见及此者。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,所以永不发生,而群体终不成立也。

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。凡著书贵宗旨。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?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?殆非也。将使今世之人,鉴之裁之,以为经世之用也。故泰西之史,愈近世则记载愈详。中国不然,非鼎革之后,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。又不惟正史而已,即各

体莫不皆然。故温公《通鉴》，亦起战国而终五代。果如是也，使其朝自今以往，永不易姓，则史不其中绝乎？使如日本之数千年一系，岂不并史之为物而无之乎？太史公作《史记》，直至《今上本纪》，且其记述，不少隐讳焉，史家之天职然也。后世专制政体，日以进步，民气学风，日以腐败，其末流遂极于今日。推病根所从起，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，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。不然，则虽有忌讳于朝廷，而民间之事，其可纪者，不亦多多乎，何并此而无也？今日我辈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来之事实，竟无一书可凭藉，非官牍铺张循例之言，则口碑影响疑似之说耳。时或藉外国人之著述，窥其片鳞残甲。然甲国人论乙国之事，例固百不得一，况吾国之向闭关不与人通者耶！于是乎吾辈乃穷。语曰：知古而不知今，谓之陆沉。夫陆沉我国民之罪，史家实尸之矣。

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。人身者，合四十余种原质而成者也，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手足、脏腑、皮毛、筋络、骨节、血轮、精管而成者也。然使采集四十余种原质，作为眼、耳、鼻、舌、手足、脏腑、皮毛、筋络、骨节、血轮、精管无一不备，若是者可谓之人乎？必不可。何则？无其精神也。史之精神维何？曰理想是已。大群之中有小群，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。而群与群之相际，时代与时代之相续，其间有消息焉，有原理焉。作史者苟能勘破之，知其以若彼之因，故生若此之果，鉴既往之大例，示将来之风潮，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。今中国之史，但呆然曰：某日有甲事，某日有乙事。至其事之何以生，其远因何在，近因何在，莫能言也。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，当得善果，当得恶果，莫能言也。故汗牛充栋之史书，皆如蜡人院之偶像，毫无生气，读之徒费脑力。是中国之史，非益民智之具，而耗民智之具也。

以上四者，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。缘此四蔽，复生二病：

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。英儒斯宾塞曰：“或有告者曰：邻家之猫，昨日产一子。以云事实，诚事实也，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！何也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，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，毫无影响也。然历史上之事迹，其类是者正多。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，则思过半矣。”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。泰西旧史家，固不免之，而中国殆更甚焉。某日日食也，某日地震也，某日册封皇子也，某日某大臣死也，某日有某

诏书也，满纸填塞，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。往往有读尽一卷，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。就中如《通鉴》一书，属稿十九年，别择称精善。然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，觉其有用者，亦不过十之二三耳，《通鉴》载奏议最多，盖此书专为格君而作也。吾辈今日读之，实嫌其冗。其他更何论焉。至如《新五代史》之类，以别裁自命，实则将大事皆删去，而惟存邻猫生子等语，其可厌不更甚耶？故今日欲治中国史学，真有无从下手之慨。二十四史也，九通也，《通鉴》、《续通鉴》也，《大清会典》、《大清通礼》也，十朝实录、十朝圣训也，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，不读其一则罅漏正多。然尽此数书而读之，日读十卷，已非三四十年不为功矣。况仅读此数书，而决不能足用，势不可不于前所列十种二十二类者一一涉猎之。杂史、传志、札记等所载，常有有用过于正史者。何则？彼等常载民间风俗，不似正史专为帝王作家谱也。人寿几何，何以堪此。故吾中国史学智识之不能普及，皆由无一善别裁之良史故也。

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。中国万事，皆取述而不作主义，而史学其一端也。细数二千年来史家，其稍有创作之才，惟六人：一曰太史公。诚史界之造物主也。其书亦常有国民思想，如项羽而列诸本纪，孔子、陈涉而列诸世家，儒林、游侠、刺客、货殖而为之列传，皆有深意存焉。其为立传者，大率皆于时代极有关系之人也。而后世之效颦者，则胡为也。二曰杜君卿。《通典》之作，不纪事而纪制度。制度于国民全体之关系，有重于事焉者也。前此所无而杜创之，虽其完备不及《通考》，然创作之功，马何敢望杜耶？三曰郑渔仲。夹漈之史识，卓绝千古，而史才不足以称之。其《通志·二十略》，以论断为主，以记述为辅，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。惜其为太史公范围所困，以纪传十之七八，填塞全书，支床叠屋，为大体玷。四曰司马温公。《通鉴》亦天地一大文也，其结构之宏伟，其取材之丰赡，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，势不能不据为蓝本，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。温公亦伟人哉！五曰袁枢。今日西史，大率皆纪事本末之体也，而此体在中国，实惟袁枢创之，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。但其著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也，非有见于事与事之相联属，而欲求其原因结果也，不过为读《通鉴》之方便法门，著此以代抄录云尔。虽为创作，实则无意识之创作，故其书不过为《通鉴》之一附庸，不能使学者读之有特别之益也。六曰黄梨洲。黄梨洲著《明儒学案》，史家未曾有之

盛业也。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，而其他一无所闻。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，使后人能师其意，则中国文学史可作也，中国种族史可作也，中国财富史可作也，中国宗教史可作也。诸类此者，其数何限。梨洲既成《明儒学案》，复为《宋元学案》，未成而卒。使假以十年，或且有《汉唐学案》、《周秦学案》之宏著，未可料也。梨洲诚我国思想界之雄也。若夫此六君子以外，袁枢实不能在此列。则皆所谓公等碌碌，因人成事。《史记》以后，而二十一部皆刻画《史记》，《通典》以后，而八部皆摹仿《通典》，何其奴隶性至于此甚耶！若琴瑟之专壹，谁能听之？以故每一读辄惟恐卧，而思想所以不进也。

合此六弊，其所贻读者之恶果，厥有三端：一曰难读。浩如烟海，穷年莫殚，前既言之矣。二曰难别择。即使有暇日，有耐性，遍读应读之书，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，极高之学识，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，徒枉费时日脑力。三曰无感触。虽读全史，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，团结其合群之力，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。然则吾中国史学，外貌虽极发达，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，职此之由。

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，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，则本国史学一科，实为无老无幼、无男无女、无智无愚、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，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。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，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，殆无一焉。呜呼！史界革命不起，则吾国遂不可救。悠悠万事，惟此为大！《新史学》之著，吾岂好异哉？吾不得已也。

（《新民丛报》1902年2月8日第1号）